

16

革命回忆录

红四军四纵队在宁都

张鼎丞

红二、六军团团结战斗
在湘鄂川黔

周仁杰

鄂豫陕边的游击战争

陈先瑞

淮南二年

邓子恢

叶剑英在重庆办事处

翟作军

人民出版社

革 命 回 忆 录

(第十六辑)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蒋曙晨

封面设计：尹凤阁

革 命 回 忆 录

Geming Huiyilu

（第十六辑）

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125印张 119,000字

1985年6月第1版 1985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9,300

书号 11001·693 定价 0.97元

《革命回忆录》丛书编辑例言

为了收集、积累、保存有关中共党史资料，以满足党史研究和教学的需要，特编辑革命回忆录丛书，分册陆续出版。

本丛书内容包括老党员、老干部和老红军所写的回忆录，党的各个历史时期重大事件及革命斗争亲身经历者的访问记，以及革命烈士的传略和纪念文章等，仅供参考。

《革命回忆录》上刊载的文章，力求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尽可能符合历史本来面目。但因一个人的革命实践有限，或因记忆有误，难免有不详尽之处。如有某些事实有误或有不同的见解，欢迎提出订正、补充。并希望广大读者对这套丛书的编辑工作，经常提出批评和建议。

人民出版社编辑部

DL 94/38

目 录

红四军四纵队在宁都	张鼎丞 (1)
湘鄂西战斗生活片断	陈阳春 (9)
红二、六军团团结战斗在湘鄂川黔	周仁杰 (21)
鄂豫陕边的游击战争	陈先瑞 (37)
新四军第五师深入豫鄂敌后的开创 时期	周志坚 刘放 夏牧原 (71)
淮南二年	邓子恢 (103)
战斗在闽粤赣边的刘永生	谢毕真 (107)
短暂一生 光照千秋 ——怀念何世昌烈士	吴 西 (136)
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的一些情况	康海生 (143)
我在西安采办委员会和桂林办事处 的工作	殷承祯 (146)
叶剑英在重庆办事处	翟作军 (152)
在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和重庆中共代 表团的一段经历	贺英杰 (158)
马鸿宾的最后选择	何新宇 (168)
宁夏解放与马鸿逵其人	李牧可 (180)

红四军四纵队在宁都

张鼎丞

东 韶 分 兵

一九二九年五、六月间，毛泽东同志率领红四军来到闽西，集中两个纵队兵力在闽西四周打仗消灭敌人；一个纵队分兵做群众工作。在半年的时间里，消灭了地方军阀陈国辉、郭凤鸣部；又在五个县的范围内发动了群众，开展了土地革命，建立了乡、区、县政权，赤少队和地方武装，还成立了红四军第四纵队，开辟了闽西根据地。革命斗争的蓬勃发展，使敌人十分恐慌。一九二九年十二月，江西、福建、广东的敌人对闽西革命根据地进行所谓三省“会剿”。那时，红四军正在古田召开第九次党代表会议。为了粉碎敌人的“会剿”，会议一结束，就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战略部署，四个纵队由闽西转到江西，到敌人后方去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那时，红四军四个纵队的司令员是：一纵队林彪、二纵队郭化若、三纵队伍中豪、四纵队胡少海。我是第四纵队的党代表。一月间，红四军四个纵队先后从闽西出发，很快过了武夷山到了石城东北边境，进入广昌县的赤水（在赤水，一纵队萧克同志带领的那个支队消灭

了一个二、三百人的民团)。再由赤水经广昌县城，到了宁都县的东韶。在广昌城里开了会，讨论这次红四军入赣后发动群众的问题。到东韶后，敌人的主力离我们都比较远。周围仅有一些小股敌人。我们把部队分开后也可以对付它。趁这个机会，在东韶决定把部队散开，分兵去发动群众。这次东韶分兵，我们第四纵队分在宁都县做群众工作。毛泽东同志交代红军有三大任务：一是打仗，消灭敌人；二是做群众工作，争取群众；三是筹款，解决红军的饷粮。其中最主要的是争取群众。消灭敌人也是为了发动群众，争取更多的群众起来闹革命。

毛泽东同志领导红军总是根据具体情况，看怎样有利于更多地消灭敌人，更好地发动群众，凡有条件消灭大一点的敌人，就集中兵力打，坚决消灭它，占领城镇，发动大范围的群众，扩大革命的影响；当周围没有强大的敌人，环境比较安定，就很快把部队分开去做群众工作，发动群众，深入土地革命，建立党组织和红色政权，扩大地方武装和主力红军。一九二九年四、五月间在赣南分兵，七月在闽西分兵和此次在东韶分兵，都取得了很好的结果。

四纵队在宁都

我这次到江西共半年时间(一九三〇年上半年)，在宁都的时间不到一个月，大概是二十来天。纵队司令部驻在宁都城，部队散在县城周围几十里的农村做群众工作，帮助群众建

立政权、组织赤少队、建立地方武装、开展土地革命。在闽西组成的第四纵队，是在土地革命中组建起来的，干部、战士都经过了土地革命。毛泽东同志对此很重视，要我们第四纵队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宣传闽西的土地革命斗争经验。

那时，宁都已经有了党的组织和部分地方政权。我们在宁都时间短，只是在一部分地方分了土地，主要是宣传土地革命，广泛发动群众，帮助建立与巩固党的组织及地方政府、地方武装，还帮助消灭了一些地主武装。

怎样发动群众呢？一是开展宣传，揭露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国民党军阀政府的滔天罪行，讲清贫苦工农为什么灾难深重，求生不得，以及要不受压迫，只有起来革命的道理。这样的宣传讲到群众的心里，群众愿意听、听得懂，很容易把群众发动起来。二是我们领导群众去豪绅地主家里开仓分粮、分东西，把能够吃的、用的东西如粮食、猪、鸡、腌菜、衣服等都没收，除了留一部分作为红军口粮外，都分发给贫苦工农，解决群众无米之炊的问题。群众十分欢喜。三是打土豪、烧田契、债约。我们就是这样发动群众，摧毁了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为了防备敌人破坏，保护胜利果实，在斗争中，我们把群众武装起来，组织了赤卫队、赤少队，主力红军也得到了扩大。

宁都的群众很好，对革命坚决，工作做得好，是我们的典型之一。从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一年的三年间，便有了全县的政权（那时中央苏区有十几个县，全县都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宁都县就是其中的一个）。在几次反“围剿”斗争中，宁都也是一块较巩固的根据地。国民党二十六路军还在宁都举行

了起义，投入红军，编为红五军团。赵博生、董振堂同志就是宁都起义的领导人。宁都暴动出了一大批干部。

关于《前委通告第三号》表扬第四纵队在宁都二十天的工作，其中指出“纠正了宁都党的机会主义”的问题。那时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不是只指宁都的党，实际是中央有、省里有。在根据地里的右倾机会主义，代表人物是林彪。林彪就怀疑革命能否胜利，提出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红四军从井冈山下山后，遭到敌人的围追。中央对红四军前委不是有个“二月来信”吗？这封信对革命形势的估量是悲观的，要红四军把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还提出什么要求朱、毛离开队伍，隐匿大的目标。毛泽东同志于四月五日复了一封信给中央，批评了中央那种消极悲观的思想。一九二九年底，林彪又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同志，名曰“贺年信”，实际上是讲革命形势的。他对革命形势悲观失望，主张把红四军分散去打游击，各自找出路。一九三〇年一月五日，毛泽东同志复了林彪一封信，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文章严肃地批判了林彪悲观失望的右倾思想。这些右倾悲观思想在红四军中，在江西各地都有影响，使地方有些领导人对形势认识不清，对群众的革命热情估计不足，不敢去发动群众分田、去建立政权、建立武装，发展革命斗争。所说宁都党的机会主义，指的也是这些。

“二·七”会议

一九三〇年二月六日至九日，在吉安의陂头召开了一次

四军前委，赣西、赣南两个特委和五军、六军军委联席会议。简称“二·七”会议。这是布置争取江西首先胜利的一次会议。毛泽东同志在会上传达了古田会议的精神，部署了争取江西首先胜利的计划。会上讨论了这个计划以及深入土地革命扩大工农武装的问题。

毛泽东同志在会上分析形势时，说江西的条件很好：（一）江西的经济主要是封建的经济，商业资产阶级势力较小，而地主的武装在南方各省中又比哪一省都弱。（二）江西没有本省军队，向来都是外省军队来此驻防。外来军队“剿共”，情况不熟，又远非本省军队那样关系切身，往往不很热心。（三）距离帝国主义的影响比较远，不比广东接近香港，差不多什么都受英国的支配。这些是夺取江西全省政权，争取江西首先胜利的有利条件。

“二·七”会议在讨论毛泽东同志提出的首先争取江西，红化江西的伟大战略部署时，批判了党内的右倾悲观思想。中心是批判了江汉波的右倾思想。他是江西省委的一个特派员。会议还讨论了分配土地的具体政策和做法。

为了指导建立政权，组织武装和土地革命，这次会议组织了最高领导机关——前委。毛泽东同志任前委书记。还将原赣西、赣南两个特委合并，成立赣西南特委，书记刘士奇同志。又成立了赣西南苏维埃政府，主席曾山同志、副主席胡海同志。

抽多补少 抽肥补瘦

土地革命分田的做法和政策，是毛泽东同志在实际斗争中，不断总结各地的经验，逐步完善起来的。主要是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开展土地革命的经验。三省“会剿”时，一部分部队留在井冈山。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率领主力下井冈山往赣南，一九二九年三、四月间，在瑞金、宁都、吉安、大余、会昌等十几个县内开展游击战争，进行土地革命。一九二九年五月，毛泽东同志率领红军进军闽西，又搞了半年。毛泽东同志把这样几个地方的经验总结起来，肯定了“抽多补少，平均分配土地”的做法，并写进了“二·七”会议的文件中。具体来说，就是以乡为单位（实际工作中有时是以村为单位），把全乡（村）的土地总数计算出来，再以全乡（村）的人口总数去除，看看每个人平均分得多少土地（地主、富农也照样分一份）。然后，以原耕为基础，抽多补少进行分田。超过平均数的土地抽出来，补给少地或无地的贫雇农。比如，平均每人可分三亩田，某家有五人吃饭，原有土地二十亩，便抽出五亩；另一家也是五人吃饭，原有土地只十亩，就应补进五亩。这样分田，方法简便易行，一说就明白，谁都知道应该怎么分，有十天、半个月时间，最多个把月就可以把一个乡（村）的土地分好。群众分到土地，很满意，革命积极性高涨，建立群众武装、建立红色政权、建立党的组织等等，都能很快开展起来了。

毛泽东同志带领红四军四个纵队在赣南打了半年后，又

回到了闽西。一九三〇年六、七月间，在长汀县的南阳乡开了“南阳会议”。陈毅同志、邓子恢同志和我都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总结了胜利开展土地革命的经验，研究了闽西土地革命后出现的情况。发现通过分田，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能分到土地，开始非常高兴，可是慢慢地问题就来了。因为当时抽出来的田一般都是比较差的，地瘦土质不好，容易受旱或容易冲坏。贫苦农民本来地少又不好，补进来的又是这样差的田地，种下去，收的粮食少。事实教育了群众，认识到当初土地革命光采取“抽多补少”还不行，还应该想点其它办法。于是，有的地方除了“抽多补少”，又采取了“抽肥补瘦”。毛泽东同志在“南阳会议”上肯定了“抽肥补瘦”这种做法。所以，到一九三〇年六月，土地革命分田地的政策和具体做法就比较完备了。

南阳会议开到一半，中央派涂振农来传达李立三要打长沙的命令。毛泽东同志把会议搬到长汀县城开。

要革命胜利，一定要发动群众，要充分地广泛地发动群众。毛泽东同志科学地分析了当时的革命形势，严肃地批判了党内存在的右倾悲观思想，提出首先争取江西，兼及浙西、闽西，赤化一片，建设巩固的革命根据地。这是一个完全符合实际的伟大战略部署。一九三〇年二月，毛泽东同志写的《广昌路上》一词中说：“命令昨颁，十万工农下吉安。”一九三〇年七月，毛泽东同志写的《从汀州向长沙》一词中说：“百万工农齐踊跃。”一九三一年春毛泽东同志写的《反第一次大“围剿”》一词中说：“唤起工农千百万。”这都是说的群众发动起来了。“十万工农”、“百万工农”、“工农千百万”，反映了在一年多时

间里，革命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当时，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江西很多地区土地革命深入发展，广大群众当家作主，积极闹革命，接连粉碎了敌人第一、第二、第三次“围剿”。中央苏区已成为一个巩固、发展的革命根据地。可是，这一片大好形势，后来被篡夺了党中央领导地位的王明一伙所极力推行的王明路线破坏了。

（《福建党史资料通讯》编辑部供稿）

湘鄂西战斗生活片断

陈 阳 春

已经五十多年了，可是每当我回忆起湘鄂西苏区艰难的战斗生活，那一幕幕难忘的往事，仍象发生在昨天一样，首长和战友们笑脸清晰地在我眼前浮现，激烈的枪炮声犹在耳旁震响。

初见贺龙军长

一九三二年春夏之际，我们湘鄂西苏区荆门县警卫营（实际上是该县的游击队），配合主力红军作战，在高桥、新城一带钳制沙洋的敌人。任务完成后，我们撤回万里镇休整。

六月的一天下午，晴空万里，天际无云，地上的树叶禾苗一动也不动，没有一点风，潮湿地带的水蒸气候，十分酷热，使人连气都透不过来。由于战斗频繁，活动紧张，部队十分疲劳，都在村子的戏台上、树荫下、竹林里休息。

忽然，爬在戏台后大树上的哨兵报告：三、四里路外的地方，发现有两个骑马的人，向我方而来。连长当即命令一个班迅速埋伏在村西小桥两边的高粱地里，并指示哨兵继续观察。

等两个骑马人跑近了，我们才看清原来是主力红军的两个传令兵(通信员)。他们见了营长、政委敬了个礼说：贺龙军长、关向应政委请你们二位速去军部。营长靳家香、政委张大明带着我和政委的从兵(警卫员)，骑着马很快来到了军部。

进了前厅，穿过后堂，只见房子里许多人都在睡觉。我们刚出后门，军部从兵班的值班员便迎上来说，你们就在这里休息等候，贺军长、关政委在谈公事。听说是贺龙军长，我们的心情顿时显得既紧张又激动，不由得把敬佩的目光一齐顺着值班员手指的方向投去，只见离后门十几米远的竹园中，放了两张竹床，一张方桌，两条长板凳，有两人正在那里说话。其中有一位身材魁梧，留有小八字胡的首长，我们立刻猜到：他准是贺龙。虽然我们以前没有见过他，但关于他的种种传说，早就在我们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营长和政委快步走了进去，给两位首长敬了礼，贺军长说：“你们来了，坐下。”说着，他递给每人一支烟卷，开门见山地问道：“你们部队有多少人？多少枪？”营长说：“有二百四十二人，二百一十支枪，五十余匹马，编为三个步兵连，一个骑兵连，一个营部十二人。就是子弹太少，每人平均不到五发，洪湖造的子弹简直不能打。”贺军长说：“你们的人、枪、马比我当桑植县独立营长的时候强得多。我这里没有子弹，你们要子弹去找敌人要！运输大队长（指蒋介石）不是送来了吗！”贺军长很严肃地继续说：“蒋介石第三次对苏区‘围剿’失败后，又调集了五十万大军，亲任‘剿共’总司令，向各苏区开始了第四次‘围剿’。蒋介石为了解除红军对武汉的威胁，先以主力向鄂豫皖、湘鄂赣、湘鄂西苏区

进攻，尔后集中力量进攻中央苏区。敌人这次进攻湘鄂西的兵力约十万以上。为了钳制西线的敌人，决定你们去找荆（门）、当（阳）、远（安）游击队汇合，向荆门、沙市、宜昌一线活动，减轻敌人对我军的压力。但是荆、当、远游击队活动地区广阔，位置不固定，执行这一任务困难是很多的。你们到那边去，人地两生，那边的大刀会到处都是，地主武装较多，土围子、土碉堡各大村庄都有。因此，你们此去要特别谨慎小心，不要找不着他们，反而被敌人把你们吃掉了，贴本的买卖可做不得。要完成任务，就要很好地保存自己的力量，你们是游击队，不能同敌人硬打，拼消耗。”说完，贺军长转过头来，请关政委作指示。关政委说：“敌情、任务、要注意的问题，军长说得很详细，我完全同意。我补充几句，你们回去后，一定要向全营指战员把情况讲清楚，特别要注意发挥政治工作的威力，注意三大纪律，做好群众工作，动员党、团员起模范带头作用。行动要机动灵活，既要有勇，更要有谋，严密封锁消息。万一找不着他们，要很快回来。”

送上门来的“运输队”

营长、政委回部队后，立即召集各连连长、指导员详细传达了贺军长、关政委的指示，并具体规定了几条夜行军的纪律。

经过短暂的准备，由万里镇出发，经过鲫鱼口、莫芒咀、李家市、金山寺，在零时左右，通过了由沙市到沙洋的公路。这一夜我们走了一百一十多里。天快明时，部队在一条由东向

西的山梁上，找了几个小村庄宿营了。大家走了一夜路，都很累，正准备好好休息一下，突然传来了一片锣声。我们都知道，这是当地地主武装大刀会互报情况的一种方法，意思是：红军来了。为了迷惑敌人，营长命令各连也派人赶紧敲锣，使敌人摸不清红军在那里。这一招果然很灵，真的把敌人迷惑住了。

天刚一大明，一连哨兵就报告说：在我前面（村西）约两里远的地方，发现有敌人骑兵向我袭来。营长命令各连立即作好战斗准备，并叮嘱说：不管来敌多少，一定不要先敌开枪。如果敌人少，最好是都捉活的，这样既能帮我们了解前面的敌情，又不至于暴露我们的目标。不一会，敌人接近了，就只十几个骑兵。这时，营长、政委要活捉敌人的决心更坚决了。他们让营部的马兵（饲养员）王长发继续敲锣，引逗敌人。转眼功夫，这帮家伙便闯到了营部门口。一个敌人问老王：“你敲锣，敲锣，共军在那里，有多少？”老王说：“不知道！因为周围都在敲，我不敲行吗？我不敲不是通‘匪’了。”敌人气得骂道：“他妈的，真是活见鬼！就数你们这里敲得凶，害的老子好苦，不等天明就出发，连饭都没有吃，一口气跑三十多里，鬼都没有见一个，快下来给老子们开门，弄水喝，做饭吃。”老王赶快从梯子上下来，刚一开门，早已准备好的二连从院子里一齐冲出，夺枪的夺枪，拉马的拉马，解子弹带的解子弹带。这时，敌人才知道上了当，慌作一团。有的跪下作揖磕头，有的举起双手，只喊饶命，唯有那个走在最后的营附，尚未下马，他一看情况不妙，便想夺路逃跑。可是，退路已被一连切断，山梁的北